

列傳

南齊書
五十一之五十九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
二
號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爲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卽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赴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

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
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
嶮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
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軍東中郎諮議
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
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
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與事難叔業
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
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
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
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
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尅之賊衆赴水死

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勲誠封武

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

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

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

援雍州叔業啟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

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

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

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

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

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

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

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

滄陽虜南兖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

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

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

內又遣軍主蕭瓚成寶

真分攻龍亢成卽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

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

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戰不

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

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

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

獲其節虜又遣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

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

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械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卽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爲直閣殿內驅使虜禍至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檨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

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命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岨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肅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表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

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閒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

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啟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

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二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旣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閘溝軍人踏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

還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檣專勢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旣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

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僉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王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硯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

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頭石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勲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

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蠡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鱖魚籃檐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刺史並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王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

步輕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壘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

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
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
卽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
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
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
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
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
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
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何戈之士
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
近得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

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
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
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
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
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
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
魂之枉屈今皇運旣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
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
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不嘗須臾之間
而不在公故勸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
穎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
軍臣伯也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

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
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
而不爲陛下瞽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
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
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
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
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
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
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
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令闕之旨
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
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

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
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
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
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慙地猶以春秋之義有
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
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
竝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
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
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跡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
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忝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
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
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

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
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可荷顧命之重情節無
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
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令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
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
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
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以
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
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
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
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

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
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
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文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
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
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
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
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
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
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
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
可耻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
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

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
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
啟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
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
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王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
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
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
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衡笑以御之乃令魏主
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
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
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
其不能守較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
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塹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
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
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旣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
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旣
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
以築城者外示矜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
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
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
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
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侍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反處分開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輦謹於官寢戈戟時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舩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
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終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遂之

祖冲之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奚中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
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
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
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
闔霜深高殿寒帝勅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
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此郡才
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
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
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
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
正如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
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卽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居官不北雅本
去不字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
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
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儉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
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北雅本
亦時字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
甚盛入齊頗減蓬髮臨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
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
錄序起太興訖元熙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
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
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

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
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
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殿中郎
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
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太祖賞愛之遷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
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
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與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
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
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芻蕘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
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
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
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
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
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
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
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
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
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
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
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
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蹙鳴死滅族尸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

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
彬又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
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
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
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
澣沐失時四體耗耗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滯滯
涓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
搗醬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慙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
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
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杞皮爲箸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
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諫曰卿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
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
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
斗唯唯浮羣開水維朝繼夕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
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
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淑自
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近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
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士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
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
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

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造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啟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廢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竒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于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授名朱雀者愚智空聞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輩何如其上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搗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糝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殿塵末皆是白起操牘

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傾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釋逸翰赴尉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毀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斲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絙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

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之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並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容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入事嘗餓五日不得

食掘覓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嵩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闡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

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闡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闡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嚙妥帖之談操末續顓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開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不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不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闕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外也士衡雖云炳若縹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術文之服比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

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
勵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災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
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眊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
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亂毀不
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
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餼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
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贖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
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
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
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
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

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
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
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
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
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豈
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
丹陽丞劉瓛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瓛謂
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
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牛未成臨卒與
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此藥泥集三百餘事在厨籠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
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塹勿設

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遂之字宜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遂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遂之率素衣裘不滌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顗上啟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啟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刑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啟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鄆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就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

疎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旣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

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旣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四字宋本無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

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
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
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
深情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
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寔事奏
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
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
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
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驛者亦
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
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文
惠太子東宮見冲之曆法啟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
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冲
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事竟不行冲之
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
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曰
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二
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
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
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
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
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
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

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竝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栢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乎予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暫發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

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延之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摠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放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宋本准的而疎慢闢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或五經應珠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二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僧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胷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字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達之

孔塋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自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政未嘗

不能代其定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興
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文訂詞極其名理仲文玄氣
不盡除謝靈運新得名本盛顏謝之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感亦
標世朱藍其如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抱前爲論略有三
體一則放心閑澤托辭華曠雖有綺終致迂回宜公莫不其
有約而疎慢關緩言直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
贊曰學亞主吟多痛直才文烈筆不枝藻蕪春成初制或全信
然然纓事姑非之清翰矣

近兼工非無端亦不周道實昧其結宋而賢聖組其續錄孔宋文
神習味以不非不谷國中買對師屈避師言之未盡文人猶士宅
來以表附聚言尚具了文曾豈意也百舍金茲聞微以辨以履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政未基擢山
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

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
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
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
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
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絃
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
難衆急征役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
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
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
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
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
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
有稱琰尤明察又著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
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燭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
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
老姥爭鬪絲來詣琰琰不辨鬪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
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
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
祖擢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
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
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

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翽問之玄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飴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資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資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資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啟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回

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餽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啟飲數升醉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曰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待疾

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元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淵歎曰虞公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還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

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淵

北齊本
作流

化潁川致美

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懷慰
本名聞慰世祖卽位以與舅氏名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
所安還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卽位
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
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駟南中郎參軍昭
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
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
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
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
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准的經

詰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

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
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
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
虜世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
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
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
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諸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
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
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
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顗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顗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某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

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啟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尋安王後章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與賊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遷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爲少府卿吏才強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署青一千二百斤供計盡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琬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郎琬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琬之似獄治罪或諫之琬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

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琬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琬之爲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琬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朞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槌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焚亂須理卹隱歸仁枉直交胥寬猛代

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今世之宗月未出此世也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不嫌因非由此辭我機微始是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終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驥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徃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爲異或慮士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岑出北齊書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戒果志遠道北齊書未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石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水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未聞退不譏下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

軌操故綴爲高逸篇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邊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甞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甞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封芝桂借

訪蒹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但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討逆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薤樓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高人也祖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陽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敕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野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

幽貞之操宜加資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言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卿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笻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景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爲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

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
綏懷蠻獫狁許爲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赴晉隆安末避亂徙居歡年六七
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
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
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
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
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
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十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
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
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
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

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旣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經
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
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
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
育物搜揚反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
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
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
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
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旣盡
矣請從此退是時員外郎劉恩劾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
見凋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
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

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歛省徭役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眚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卽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盱食舊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旌賁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歡東歸上賜塵尾素琴永明

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旣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畫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士儒林之宗

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
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
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
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
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擗紳諸華之容
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
殯槨墓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
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
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
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
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
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
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
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
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
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
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幸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
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
洎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
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餘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除
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
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
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
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旣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

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禮北齊書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

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吟解猶蟲囁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憲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客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

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旣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民有以美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

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人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靈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于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于良送十地經與之

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

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
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
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徃復文多不載歡
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而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
二繫學者傳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
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
楸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
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
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
思胤爲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
辟

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

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
輒拜席耳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
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
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啟太祖
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
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濯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
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奏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巨歲
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
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
甚佳榮緒博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
教誠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
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誠永

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
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
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縣
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
左氏春秋太祖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
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立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
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
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
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墓除中書郎不拜
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
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待十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
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
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官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
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卜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建
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云淵旣世族儉
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
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
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點
欲結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胤有儒
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
叔見親寵明帝卽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侍

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侍報而去
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
常侍太常卿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
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
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蚪爲別駕與同
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遣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膺辟命永明
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
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
蚪答曰蚪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
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沫泗稷館之辯退不
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

敬加軾竈之義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
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
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
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玟巴郡太守父道驥
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
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
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求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
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
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
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司徒正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

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
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
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
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
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
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
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
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
先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
社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
玄武司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
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

構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
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
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
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
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
不就卒測善書自圖沈籍遇蘓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
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
遊衡山七嶺箸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
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竝不就
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竝不就
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運爲劉毅衛軍參

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

恬靜閑意榮宦

宋本作宋官

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

而爲執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中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遣儒士劉璵入東爲曄講說京產請璵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屨爲璵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懇懇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輿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慾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

朝則品谷含權薛蘿

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

曰莊生持釣豈爲白

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

稽孔道徵守志業不

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

蔡不知名山中養鼠

數十頭呼來卽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

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

武康人也祖膺晉太中大夫麟士少好學家

貧織簾誦書口手不

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

五經訪舉學士縣以

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

少時麟士稱疾歸

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箸鄉曲或勸麟

士仕答曰魚縣獸

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

能景行坐忘何爲不

宋本全

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

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

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

答也隱居餘于吳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與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元早卒孤姪數四拙彫鞠稚吞苦稚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

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並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昔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縱禮矯僞乃自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慶子亦不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顗爲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顗字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塵尾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穹谷不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

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江祐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其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建武三

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水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以地學書山水暴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進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中以素交吳郡顧歡勸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經術歲常早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此山多龍鬚北雅本相

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

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

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

家甚貧寡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

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者禮摺遺三十卷

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舍獸毒螫者皆避

之宋明帝聞之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明

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文惠

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敕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

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

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伍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運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奢驕滅頂且猶非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目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梗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

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離釋理與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卽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緣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鷄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

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
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期道之
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終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敷明

樂頤

江泌

杜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卽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

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卽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與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據竝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三陽回車欲令忠孝竝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柔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曰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節年穀饑貴僧遠省食減食以供母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峻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塚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

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于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成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閭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竝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菰半畝朝採菰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

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賣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與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倪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飢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管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村里比屋饑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塚禰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長子婦土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俱焚死太守劉俊以聞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

癰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河採菱蕒更日至市賣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毀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八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聞又諸暨東灣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往紵羅晝采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蠅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

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欣之
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
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
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
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
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塋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
馳歸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封延伯字仲璉勃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
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啟太祖用爲長史帶梁
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
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
四世一百七十日同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
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
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
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
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塋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
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
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
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
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塋
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背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
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
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

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兒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永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瀛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德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歟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勝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最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

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竝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懽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謙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

仕員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
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
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
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原府參
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
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
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
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
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羹
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
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與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

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
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
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
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斛款若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鴈門解
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織豪財利輒與弟兄平分母病經
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
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卽
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斫屨夜讀
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義表北齊書風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
閒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鮒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
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

之者更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請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泌尋卒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爲少以令方古古人何責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顒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

史豫章主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隴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能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禪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見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壽亦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

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拔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元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酸容遷本質而旌閭變里問餼存牢不過鰥寡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爲多也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終

西川毛氏
氏開國侯

南齊書卷五十六

西川毛氏
氏開國侯

列傳第三十七

倖臣

紀僧真

劉孫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袁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之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

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
權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淮歸任上司苟最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
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官司詔詰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
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竝出寒門
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宋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
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
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胡可顯阮佃夫之徒專爲倂倖矣齊初
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敕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
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
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中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
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八籍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
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以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倖

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

僧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

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

真以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

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

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

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

秉周顯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

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

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

謂僧真曰我子弟見在

者竝無異才政是口耳僧真憶其言乃請

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

困書題令芥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

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

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

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

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

新亭拒桂陽賊蕭惠朗

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

命僧真領親兵遊羅城

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上將

人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啟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納之欲祖欲度廣陵起六僧真又啟曰主上雖復狂黷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也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

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

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亦不欲便爾及沈攸之事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啟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

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鉢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沱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將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寧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盼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

加先驅使尋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
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治郡僧真啟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
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啟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
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長史年
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
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
虞闡胸山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
其蛙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
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
以寒官累遷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
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陵令太祖廢蒼梧明旦呼

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令天地重開是
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今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
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爲
海鹽令太祖卽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令
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
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
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
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
欲脩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啟議役東民丁隨寓之爲逆者上
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
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遷游擊
將軍魯郡太守鬱林卽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

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
劉係宗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
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齊幹扶侍孝武
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
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啟出家得爲道人明
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竟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
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
中御史世祖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典籤除南
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
建元初度東官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官通事舍人世祖卽位仍爲
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

明年詔曰褚法亮近在益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
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
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
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
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
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
江陵刑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憐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
任如舊鬱林卽僉除步兵校尉延興元年爲前軍將軍延昌殿爲
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並居西殿高宗卽位住東齊開陰室
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流涕隨游擊將軍建武舊人鮮
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
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

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至法亮垂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爲宋孝武齊幹直長昇明初爲太祖錄尚書
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
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如故文
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
舍人竝見親倖四方餉遺歲各數百萬竝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
爲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爲司徒中兵參
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
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
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中爲射雉典
事隨監莫脩宗上郢世祖鎮益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

隊雜役以此見親從還都爲石頭城監仍度東宮世祖卽位爲制
局監位至員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
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啟其
所知費延宗合旨上卽以爲刺史永明中救親近不得輒有申薦
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嚴呂文顯嘗在殿側咳嗽聲高上使
茹法亮訓詰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言也
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宣通密敕呂文顯掌穀帛事其餘舍人
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
視甚悅敞喜娶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上方而出文
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曇吳興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
通事而已無權判微浮粗有筆札建武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黃
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位蘭檻而高聽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杜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陞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啟轍式候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虐況乎主幼時昏其爲譏謚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左右旣貴且富

魏虜

贊曰恩惠而刑賊率爲實財賊臣古刑貴且富

尉月依此爲臺平土必却君其然歸惠在可四想

南齊書卷五十七

西華閣藏
氏山南閣藏

列傳第三十八

魏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晉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爲晉各胡

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於太原猗盧入居代

郡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猗盧孫什翼犍字鬱律旃後

還陰山爲單于領匈奴諸部泰元元年符堅遣僞并州刺史苻落

代犍破龍庭禽犍還長安爲立宅教犍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

四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見犍差稅諸部以給之堅敗子珪

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後稍彊盛隆安元年珪破

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魏年號天瑞追謚犍烈祖文平皇

帝珪死謚道武皇帝子木末立年號太常死謚明元皇帝子燾字

佛狸代立年號太平真君宋元嘉中僞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見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文宣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盡死謚太武皇帝立晃子濬字烏雷直勤年號和平追謚晃景穆皇帝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引字萬民立年號天和景和九年僞太子宏生改年爲皇興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城四角起樓女牆門不施屋城又無壘南門外立二土門內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厨求食初姚興

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間僞太子宫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婢爲僞太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

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國中呼內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真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決國事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史伍伯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書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城內事又置九豆和官官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戎者悉屬之其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組索備傾倒輶車

建龍旂尚黑妃后則施雜綵幃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轅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爐琉璃鉢金碗盛雜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日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礫雄雞葦索桃梗如漢儀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樓竝設削泥采画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謚獻文皇帝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黃龍人助治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

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焉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升明之世虜使歲通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和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豆眷段長命攻壽陽及鍾離爲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史崔文仲等所破宏又遣爲南部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宛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奐領兵助之城中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虜圍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宏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海船艦至夜合舉兩火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奔退初元

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又讓故竝見寢上乃擢紹之爲黃門郎鬱州呼石虜亭爲平虜亭紹之字子緒范陽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勲上紹之拔迹自投上以爲州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祿大夫永明八年卒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軍戰於淮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騷略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一軍前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洲州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洲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蕪浦置二軍徐浦置一軍內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僞昌黎王馮莎向司州荒人桓天生說沙云諸蠻皆響應莎至蠻竟不動莎大怒於淮邊獵而去及壽春推敗朐山不拔虜主出定州大治道路聲欲南行

不敢進造與偽梁郡王計曰兵出彭泗間無復鬪志要當一兩戰得還歸旣於淮陽被破一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略以虜旣摧破且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革禪魏晉匡戰貽厥子孫豈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虛以獨善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事宜故屈已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上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爲宋文皇所器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張淹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顧命宋桂陽建平二王阻兵內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過桀紂遠遵伊雷行廢立之事表梁劉秉沈攸之同惡相濟又秉旄杖鉞大定凶黨戮方佐時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

議虜又問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爲大國宋朝光啟土宇謂是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共是所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殷靈誕苟昭先在虜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因請爲劉昶司馬不護僧朗至北虜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調虜曰使臣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慙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虎卽收奉君誅之殞斂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啟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續前軍將軍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

武湖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三年
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爲隣五隣爲里五里爲黨四年造戶
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
州陝州洛州荊州鄧州北豫州東荊州南豫州西兗州東兗州南
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州二十五州在河南湘州懷州秦州東
雍州肆州定州瀛州朔州并州與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
北比分魏晉舊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雍涼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
爲三十八州矣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
比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懸瓠爲虜所
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
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功桓天生與輔
國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至七年遣使邢產侯靈紹復通好先

是劉縝再使虜太后馮氏悅而親之馮氏有計略作皇誥十八篇
僞左僕射李思冲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死八年世祖還隔城所
俘獲二千餘人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
義解屬文輕果有遠略遊河北至此于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
發封墓誰因嗚呼分土北雍本作介土胡不我臣宏以己巳歲立圓兵方澤

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
號爲索干都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九年遣
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舊式清河
崔元祖啟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恩宋世陷虜處以
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宮
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許少游安樂人
虜官室制度皆從其出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

嘉南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
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冠素服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
年道人法秀與荀兒王阿辱珮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頭
鐵鎖無故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合羣肉不
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偽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太后馮氏不
許宏尤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偽詔
尚書思慎曰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運其功職曜望舒亦須五星
助其輝仰惟聖母睿識自天業盡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
圖罪逆招禍掩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勅造明堂
之樣卿所制體合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
世之林先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稜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
亦思造盛禮卿可卽於今歲停官城之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新

制遠成先志近副朕懷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前儼唯年一
儼又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
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又詔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
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侯侯卽
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於本而品不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
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
宏西郊卽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三十餘騎戎服繞壇宏
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
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橫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
容百人坐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
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
人常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

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火慙出元凱爲雍州長史
俄召復職世祖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爲上頓處後於石
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先是八年北使顏幼
明劉思敦反命僞南部尚書李思冲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
南朝大造舟車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曰王上方弘
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旣與輯和何容二三其德壇場之言差不
足信且朝廷若必赫怒宋本作恭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濱思冲曰我
國之彊經略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且和好旣結
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
也幼明曰卿未有子反之急詎求登牀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徐
豫於淮泗間大積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書稱當南寇世祖發
揚徐州民丁廣說召募北地人支酉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西山

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入起義應西攻獲僞
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應衆至十萬名自保壁望朝廷救
其兵宏遣弟僞河南王幹尚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西迎
戰進至咸陽北濁谷圍僞司空長洛王繆老生合戰又大破之老
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王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
應接酉等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乃稱聞
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督徐青齊三州諸
軍事南中郎將徐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
齊兗州府長史府奉被行所尚書符騰詔曰皇師電舉搖旆南指
誓清江祲志廓衡靈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蠻等至
審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鑒止輶休馬
華陽戢戈嵩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基於無窮恢盛業

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
令并遣使弔國諱遣僞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人攻西西廣
等竝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敬車騎參軍沈宏報使至北
宏稱字玄覽其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督洛州軍事
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初
匈奴女名托跋婁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
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改姓焉宏聞高宗踐阼非正
旣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
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出南陽向沙場築壘開溝爲
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
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
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氍毹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

三郎曷刺真衆多白真耗鐵騎爲羣前後相按步軍皆烏楸槩
接以黑氍毹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
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國將軍申
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
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
又募人出燒虜攻城車力竭不能剋王奐之誅子蕭奔虜宏以爲
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遣蕭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
史蕭誕拒戰虜築圍壘柵三重燒居民淨盡并力攻城城中負柝
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逆攻太子右率蕭季敞於
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城內告急王廣之遣軍主黃門侍郎梁王
閒道先進與太子右率蕭詠輔國將軍徐玄慶荊州軍主魯休烈
據賢首山出虜不備城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

崔恭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昶肅衆圍引
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陰平僞魯郡公郟城戍主帶莫
樓僞東海太守江道僧設伏路側和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者
百餘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攻虜紀城竝拔之宏
先又遣僞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
成公期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殺傷數千
人臺又遣軍主桓歷生蔡道貴救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
又攻司州櫟城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梁
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鄭梁州刺史蕭懿遣
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
敗英進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固守
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軍中
糧盡擣麴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獫狁軍
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破懿遣氏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氏起兵斷
虜運道氏卽舉衆攻破虜歷城舉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戍僞
尚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未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公
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氏楊馥之及義軍主徐曜
甫迎戰於黃巨大敗奔歸時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羣於家請英設
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季羣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聞氏衆
盛與楊靈珍復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含漬截竹煮米於馬
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
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漢平武都
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懷寧朔將軍望法秦州治中皇甫軌
竝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懷羽林監法秦積射將軍時僞洛州刺

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
戍主魏僧嶠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
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引退延祉
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
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
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
馮有寵日夜讒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
馬三千疋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驛城
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
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
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成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
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馬翊公曰隣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

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
如故先是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爲房伯玉所破宏
怒以南陽小郡誓取滅之四年自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
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圍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
雲謂伯玉曰我今蕩一六合與先後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停
久今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俾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
首無容不先改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爲難殄若
不改迷當斬卿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卒可改禍爲福但卿有三
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
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
之胤悉被誅戮初無報効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
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答曰承

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先蒙
武帝所採賜預左右犬馬知恩寧容無感但隆昌延興昏悖違常
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道誘
邊氓遂見陵突旣荷國恩聊爾撲掃回已而言應略此責宏引軍
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着班
衣虎頭帽從伏竄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
度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舉南寇僞咸陽王元禧彭城王
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主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
肅楊大眼奚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其諸
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竝有輦角吹脣沸地宏
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亦拒守亭先
遣軍主直閭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赭陽城軍主鮑

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
戰鬪不息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爲獨自取糜碎思忌
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雍州刺史曹虎遣
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
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於是沔北大震
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城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黃瑤
起及軍主鮑舉從陽太守席謙竝棄城走虜追軍獲瑤起王肅募
人齎食其肉追贈冠軍將軍竟州刺史數日房伯玉以城降伯玉
清河人旣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給其
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爲馮翊太守
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
力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開

關求反汝何爲失計遂卒虜中虜得沔北五郡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太尉陳顯達經略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衆南攻破顯達而死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會魯陽恪至勦以宏僞法服衆之始發喪至洛乃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謚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初奔虜自說其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弟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是僞東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矢志奔虜大見任用宏旣死故南歸頗授徐越二州刺史時王肅僞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旣新失大鎮荒人往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

三州右將軍豫州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旣得淮南其夏遣僞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略以歸其冬虜又遣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王禧以恪年少與氏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及虜大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不能發欲更剋日馬居說禧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北河走桑乾仍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又不從靈祐疑禧反已卽馳告恪禧聞事敗欲走渡河而天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遣弟度平王領數百騎先入宮知無變乃還遣直衛三郎兵討禧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塋棄尸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豐阻
兵事興東晉一庾籍元虜之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
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
大敗於山桑桓溫弱寇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
旣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
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
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
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
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
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鬪深壘結
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
彭而督將逗留援接稽曉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旣失事機朝議北

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
靜疆場之民竝安堵而息窺覲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
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疾難復豈非此之驗
乎建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彊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武
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
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途數百
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
威挾廣地之計彊兵大衆親自凌殄於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儒
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門民戶墾田皆爲狄保雖分遣
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
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未休亢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
事豈不由將宰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讓號令不明固

中國之所短也

贊曰天立勃胡竊有帝圖卽安諸夏建號稱孤齊民急病并邑焚

朝卒具山南未報西北之仇已而滅之胡人

國英指如雲劉南劉齊墨漢提

及劉黃山之情與大宋時自

血戰車師焚世此言知齊劉

之南齊宋以爲靈華我

民無不稱其德而常自輝其

平九四戰而南風將奔

而己也夫陳神洲主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南齊書卷五十八

西川中興
氏周南

列傳第三十九

蠻

東南夷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

封西陽蠻梅蟲生爲高山侯田治生爲威山侯梅加羊爲扞山侯

太祖卽位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

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宸曆改物舊冊朽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

須繩總恩命升贊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

爲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故建元二年虜

侵豫司蠻中傳虜已近又聞官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以郡縣

無備寇潼陽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蠻引虜攻平昌戍戍主苟元

實擊破之秦遠又出破臨沮百方砦殺略百餘人北上黃蠻文勉
德寇汝陽太守戴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荊州刺
史豫章王遣中兵參軍劉伋緒領千人討勉德至當陽勉德請降
收其部落使戍汝陽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清通遠遂逃竄
汝陽本臨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騎
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溫時割以爲郡西北接梁州新城東北接南
襄城南接巴巫二邊竝山蠻凶盛據險爲寇賊宋泰始以來巴建
蠻向宗頭反刺史沈攸之斷其鹽米連討不克晉天興三年建平
夷王向弘向璿等詣臺求拜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
號元帝詔特以弘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竝親晉王賜以朝服宗
頭其等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之其武陵西溪蠻田思聰寇抄內
史王文和討之引軍深入蠻自後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莊

明五百人將湘州蠻兵召千人救之思聰與文和拒戰中弩矢死
蠻衆以城降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田豆渠等五千人爲寇巴
東太守王圖南遣府司馬劉僧壽等斬山開道攻其砦宗頭夜燒
砦退走三年湘川蠻陳雙李答寇掠郡縣刺史呂安國討之不克
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征討乃平五年雍司州蠻與虜通助荒人
桓天生爲亂六年除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嗣路爲試守北遂
安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田驢王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
蠻也九年安隆內史王僧旭發民丁遣寬城戍主萬民和助八百
丁討蠻伐千二百丁村蠻爲蠻所敗民和被傷失馬及器仗有司
奏免官西陽蠻田蓋宗沈攸之時以功勞得將領遂爲臨川王防
閤叛投虜虜以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虜遣蓋宗攻司州龍城
戍爲戍主朱僧起所破蠻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翦髮兵器以金

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三年遣使貢獻乘舶汎海使驛常通亦使魏虜然疆盛不受制虜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充從僕射劉思敷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敷謂僞南部尚書李思沖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沖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敷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虜主曰二國相亞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高麗俗服窮袴冠析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卽古弁之遺像也高璉年百餘歲卒隆昌元年以高麗王樂浪公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

報功勞勤實存名烈假行寧

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
可謂扞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職伏願
思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時務武功竝列今假
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
効風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款有素文武
列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
政今假行建威將軍弗斯侯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
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
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太始中
北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効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
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況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
特愍除正達邊効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
志行清壹公務不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太守萬執志周密屢
致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竝賜軍號除太守爲使
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使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
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於戲惟爾世襲忠懃誠著遐表滄路
肅澄要貢無替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
歟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襲

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卽位章綬等主銅虎竹符曰其拜受不亦休乎是歲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王姐瑾等竝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領軍逆討宵襲霆擊匈奴梨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銳氣鯨暴韜凶今邦宇謐靜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勲宜在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行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旆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愍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遣行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寒行揚武將軍陳明

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其至誠實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竝賜軍號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外奉贄東還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秦時故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獻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

檀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日南地大臣壽僧達諫不聽和之進兵破其北界大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算毀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崇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長史范龍跋爲揚武將軍楊邁子孫相傳爲王末有位號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璋等物詔曰林十蠢尔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范楊邁子孫范諸農率利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以諸農爲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假節都督緣海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雅奴文數商賈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

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纓絡國人凶悍習山川善鬪次海蠶爲角人皆裸露四時暄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君爲婆羅門群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婿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牽婿與婦握手相付呪願吉利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塋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塋人色以黑爲美南方諸國皆然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蠻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江水平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賜弓二張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卽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填舉弓遙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

填娶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槃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慕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鏡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問道得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主受命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啟曰天化無育感動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御皇太子萬福六宮清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睦隣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和道俗濟濟竝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曰臣前遣

使齋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仗如聽其所說則化隣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悅若暫奉見尊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之民竝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并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照鑒其丹款賜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闍羅委臣免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讐天不容載伏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北天威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闍羅守執奴凶自尊狼彊且林邑扶南隣界相接親人是臣奴猶

尚逆去朝廷遙遠豈復遵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啟伏聞林邑
頓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
將伐凶逆臣亦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
下若欲別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
者伏願特賜勅在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
從善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所陳啟
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啟聞伏願愍所啟并獻金錢
龍玉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搭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鉢二口
瑋瑁檳榔杵一枚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
常降於摩訶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書曰吉祥利世聞感攝
於羣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訶古樹敷嘉榮摩醯
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

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
積功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厭六道
化有緣具修於十地遺果度人天功業旣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
智圓備惠日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藥佛化遍十方無不
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覽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
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
共歸心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詔報曰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
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鵲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凶肆掠
殊宜剪討彼雖介遐遐舊修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
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于戈王旣款列忠到
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効以
副所期那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闊狹令其具宣上報以絳紫

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扶南人黠慧知巧攻略傍邑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綵帛太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金鑲鑽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鬪雞及狝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鑲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入卽不沈不直者卽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比來部曲據交州叛數年病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文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

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旣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毘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問道自湘川還朝六年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病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貲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旣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仍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

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昇明中爲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
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
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總而爲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
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
交廣富實物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
懷遠其在此乎

贊曰司雍分塲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東夷海外碣石扶
桑南域景遠極泛溟滄非要乃貢竝亦來王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終

量廣始登疑

藝文志
卷之五十八

南齊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

芮芮虜

河南氏羌

藝文志
卷之五十九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在衽晉世什翼主入塞內後芮芮逐水
草盡有凶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爲穹廬氈帳刻木記
事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常與魏虜爲讎敵宋世其國相
希利聖解星算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富有姓名齊者其人當
興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軌使芮芮剋期共伐魏
虜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
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二
年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謂上足

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
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國相邢基祇羅迴奉表曰夫四象
稟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曆數自然也昔晉室
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祥
流九葉而國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情亂於下臣雖荒遠
粗聞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
其驗也永運遘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刈劉穆之記崕嶺有不經之
山京房讖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
蕭氏代宋者齊會有使力法度及此國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
縱之姿故能挾隆皇祚光定權之業翼亮天功濟悖主之難樹勲京
師威振海外仗義之功侔蹤湯武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受終之曆
歸于有道況夫帝無常族有德必昌時來之數唯靈是與陛下承

乾啟之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

此極荒裔傾戴莫不引

領設未能飛不宜冲挹上違天之心下

非黎庶之望皇苻承緒

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天業天固雖吳漢殊域

義同唇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饒甲侯時大舉振霜戈

於并代鳴和鈴於秦趙掃殄凶醜梟剪

然後皇輿遷幸光復

中華永敦隣好侔蹤齊魯使四海有奉

盛哉永明元年王洪軌還京師經途三董

為太祖所親信建武中為青冀二州刺史

氣卒苻苻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

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並女人不堪

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悞自苻苻

居匈奴故庭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苻苻得其故地苻苻稍南徙魏

虜主元宏以其侵逼遣僞平元主駕鹿渾龍驤將軍楊延數十萬騎伐芮芮大寒雪人馬死者衆先是並州刺史劉俊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允信佛法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並州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質一謂之質虜鮮卑慕容廆兄吐谷渾爲氏土在並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眞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容川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屋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爲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

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卽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備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濕熱想此平安又卿乃誠遠著保寧遐壘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卽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河南王世子吐

谷渾易度侯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與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厲色不肯休留茂耻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答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氏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居仇池地號百頃建安中有百頃氏王是也晉世有楊茂後轉彊盛事見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竝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氏於上平地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牆所治處名洛谷宋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氏剋仇池後爲魏虜所攻失地氏王楊難當從兄子文德聚衆茹蘆宋世加以爵位文德死從弟僧嗣文慶傳代之難當族弟廣香先奔虜元徽中爲虜攻殺文慶以爲陰平公茹蘆鎮主文慶從弟文弘爲白水太守也武興朝議以爲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太祖卽位欲綏懷異俗建元元年詔曰昔絕國入贄美稱前冊殊俗內款聲流往記僞虜茹蘆鎮主陰平郡公楊廣香怨結同族疊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茹蘆失守華陽

暫驚近單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惟新之化
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氏羌雜種咸同歸從宜時領納厚加優卹廣
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隨各酬賞以廣香爲督沙州
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梁州刺史范柏年
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叛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
州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武中荆州刺史豫章王疑遣兵討烏
奴檄梁州刺史送烏奴首賞本郡烏奴田宅事業悉賜之與廣香
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恒古今共賞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
年懷挾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代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
文弘扇誘遞禍離柏年今已梟禽烏奴頻被摧破討其餘燼行
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
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銳卒三千遡塗風邁浮川

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
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竝簡徒競驚選甲爭馳雍州水步行
次魏興并山東僑舊會于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旂劍道腹背颯
騰表裏震擊文弘容納叛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族君奕
世忠款深識理順想卽起義應接大軍共爲犄角討滅烏奴剋建
忠勤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
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瘼之弊況蕞爾小豎
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
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剴勁蓄銳積威除難剿寇
豈俟徵習但以剪伐萌蒨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
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
寶步出魏興分軍泝墊江俱會晉壽太祖以文弘背叛進廣香爲

持節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北部鎮將軍郡事炅爲征虜將軍
武都太守以難當正胤楊後起爲持節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
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與卽文弘從兄子也三年文弘歸降復以爲
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先是廣香病死氏衆半奔文弘半詣梁州
刺史崔慧景文弘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接
涪界東帶益路北連陰平茄盧爲形勝之地晉壽太守楊公則啟
經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
破白水必加厚賞世祖卽位進後起號冠軍將軍永明元年以征
虜將軍炅爲沙州刺史陰平王將軍如故二年八座奏後起勒彭
款塞忠著邊城進號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曰後起奄至殞逝
惻愴千懷緩禦邊服宜詳其選行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楊集始幹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緝境寧民宣揚聲教可持節輔

國將軍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弟後明爲龍驤將軍
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爲寧朔將軍五年有司奏集始驅狐剪棘
仰化邊服母以子貴宜加榮寵除集始母姜氏爲太夫人假銀印
九年八座奏楊炅嗣勒西牧馳款內昭宜增戎章用輝遐外進號
前將軍十年集始反率氏蜀雜衆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
主寧朔將軍桓盧奴梁季羣宋王士隆等千餘人拒之不利退
保白水賊衆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柵盧奴拒守死戰智伯又遣
軍主陰仲昌等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水城東于溪橋相去數里
集始等悉力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走殺
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塲隆昌元年以前將軍楊炅爲使持節督
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
虜氏人符幼孫起義攻之二年氏虜寇漢中梁州刺史蕭懿遣前

氏王楊後起弟子元秀收合義兵氏衆響應斷虜運道虜亦遣僞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苻幼孫領其衆高宗詔曰仇池公楊元秀氏王苗胤乃心忠勇醜虜凶逼血誠彌厲宣播朝威招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歸從誠効顯著寔有可嘉不幸殞喪悽愴于懷夫死事加恩賜秋明義宜追覃榮典以弘勸獎贈仇池公持歸國氏楊叡之聚義衆屯沮水關城白馬北集始遣弟集朗率兵迎拒州軍於黃旦戰大敗集始走下辯叡之據武興虜軍尋退叡之留叡曷之守武興自引兵據仇池詔曰氏王楊叡之世纂忠義率厲部曲樹績邊城克殄姦醜復內稟朝律外撫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爲持節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沙州刺史楊良進號安西將軍三年良死以良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四年僞南梁州刺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雙捷阿皮於南鄭爲質梁州刺史陰廣遣中兵參軍王思考率衆救援爲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靈珍攻集始於武興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窮急請降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復以集始爲使持節督秦雍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靈珍後爲虜所殺自虜陷仇池以後或得戎宋以仇池爲郡故以氏封焉

宕昌羌種也各有酋豪領部衆所隴關宋末宕昌王梁彌機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進號鎮西將軍又征虜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豫舒彭亦進爲持節平西將軍後叛降承明元年八座奏前使持節都

崇文院

嘉祐六年八月十一日

勅節文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周
書見今國子監竝未有印本宜令三館秘閣見編
校書籍官員精加校勘同與管勾使臣選擇楷書
如法書寫板樣依唐書例逐旋封送杭州開板

治平二年六月一日

